



欣力/著
CINDY ZHENG

THE NEW YORK BLUES 纽约丽人

二 十 集 电 视 连 续 剧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I 235.2 / 21

THE NEW YORK BLUES

纽约丽人

欣力/著

CINDY ZHENG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纽约丽人/欣力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2
ISBN 7-02-003948-0

I. 纽… II. 欣…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8288 号

责任编辑:刘引梅

责任校对:郑南勋

责任印制:周小滨

纽 约 丽 人

Niu Yue Li Ren

欣 力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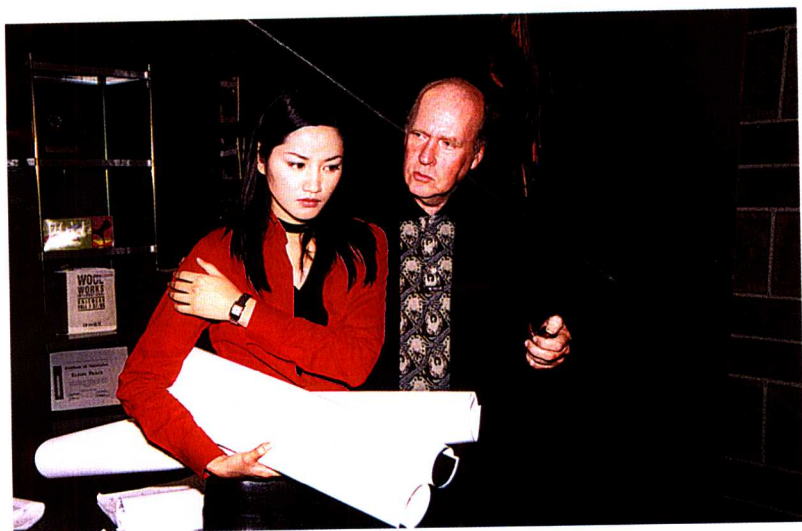
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52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125 插页 4
2003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2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02-003948-0/I·3000

定价 21.00 元



蓝诗波时装精品公司首席设计师安瑟尼对助手汤潘（翟颖饰）别有用心，大献殷勤，令汤潘很不舒服。



汤潘初战告捷，在蓝诗波春夏装展示会上受到纽约时装界的瞩目，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蓝诗波首席执行官雷恩和首席设计师安瑟尼在蓝诗波的设计风格上意见分歧，激烈争论。

面对汤潘在巴黎高级订制服装展示会上的巨大成功，蓝诗波首席执行官雷恩对汤潘许诺，她将取代首席设计师安瑟尼，成为蓝诗波史上的首位华人设计师。



著名好莱坞影星凯瑟琳·塞拉与其第七任未婚夫来到蓝诗波，向首席设计师汤潘订制婚纱。



才华横溢的画家苟大路（张子健饰）在美国画界受尽冷落，他惟一拥有的似乎就是汤潘那至死不悔的爱。



苟大路的“愚人节骗局”
让不明真相的汤潘伤透了心。



苟大路失踪，
汤潘四处寻找，
杰森追到火车上……



得知凌凤（赵越饰）
怀孕，迈克尔（田文仲饰）喜
出望外，凌凤却想去流产……



面对克利斯的一片真情，何小藕（金童饰）第一次感受到被爱的滋味。



凌姐（方青卓饰）对凌凤诉说自己对克利斯的真情……



凌姐不堪香港餐馆领班的侮辱，打了领班，被警察拘留。

第 一 集

1、九十年代初的北京。初春的早晨。护城河边。

一个面貌俊逸的女大学生(汤一盘)在对角楼和河水写生。对岸的角楼和城墙在时隐时现的雾霭中显得飘渺神秘,河水泛着初春的青绿,娇嫩的柳枝轻轻抚过女孩的肩头。

特写:画架上的油画。

2、某大学阶梯教室内。午后。

人声鼎沸。室内坐满了学生,连窗台和过道上也挤满了人。镜头摇向门口。任和和苟大路说笑着进入。走在前面的任和瘦高黝黑,穿着雪白的T恤衫,后面的苟大路却是头发蓬乱,衣着有些随便得过分。有的学生兴奋地对苟大路指指点点,显然他们已经认识他。

任和(走上讲台):请大家安静了!(人们安静下来)现在,我代表院学生会和本院艺术系“当代艺术讲坛”筹备组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回头微笑着看苟大路)我们终于请到了著名青年画家苟大路来为我们做今天的演讲!(热烈的掌声起)顺便说一句,他的个人画展明天在美术馆开幕,希望大家踊跃参观。(任和退下,对苟大路)苟老师,请!

苟大路大大咧咧地走上讲台,脸上带着孩子般的兴奋和腼腆,一边下意识地吧长发捋向脑后(我们看清那是一张浓眉秀目英气勃勃的脸),一边把一架录音机放在讲台上。

苟大路:老师不敢当!诸位同学愿意听我说话,是看得起我!刚才任平……哦和平……(台下发出哄笑,苟大路有些迷茫地回头看任和)嗯……

台下，汤一盘和身边一个圆脸女孩(何小藕)都在笑。台上，任和一副无可奈何的窘态。何小藕看着任和的窘态，笑得趴到汤一盘肩上。

台下某男生(朝台上，接荀大路的话)：任和！

荀大路(脸红，憨厚地笑)：哦，对对，任和同学，对不起，我从来就记不住名字。啊……刚才……(挺费劲地想了一下)任和同学问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我说没有。是真的。我是画画的，不善于给什么东西都起个名字，你们去看我的画展就会发现。我的许多画都是同一个名字：无题。为什么是无题呢？因为我确实没有一个合适的题目给它们，因为我在那一幅画里，也许只是一张十二寸的小画里所要表达的东西是无限的，变幻的，不定的，我不能告诉你这一幅就是马，你必须把它看成马，因为我画的是马。当你站在我的画面前，哦，顺便说一句，你们可以随便提问，不用怕打断我！

学生们有些诧异地互相交换眼色。荀大路停顿片刻，似乎等待提问。台下只是一阵小小的骚动，没有提问。

荀大路身体前倾，继续：当你把眼睛的焦距对准它，当你真的想看见些什么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它在向你表达一种情绪，一种具有强烈动感的变化着的情绪！这个时候，我要求你们闭上眼睛，就这样(闭上自己的双眼，继续)——你已经看见了肉眼所能看见的一切，现在你要去看那些肉眼看不见的，用心，用耳朵，用皮肤，用神经……

学生们听呆了一般，汤一盘听得入神的表情。

荀大路的画外音：就像你在听这首曲子的时候……

与此同时，他的手指在录音机上按了一下，歌剧《蝴蝶夫人》中的咏叹调《晴朗的一天》顿时响彻整个大教室。

汤一盘及学生们都被那突起的悲怆优美的女高音慑住了。

镜头再次回到台上。荀大路依然闭着眼，屏息静气地站在讲台边。任和被歌声感染，目光充满柔情地凝望台下的某个地方。

镜头随任和目光摇去。台下，汤一盘发现了任和的凝视，两人目光相对。何小藕敏感地发现汤一盘与任和之间的动静，朝任和望去，

任和下意识地低下头。荀大路啪的一声按下按键，歌声戛然而止。学生们骚动起来，有人要求听完。

荀大路：谁能告诉我，你都听见了什么？

男生甲站起，不无得意地：这是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里的一段咏叹调《晴朗的一天》！

荀大路对男生甲微笑，慢条斯理地：也许你还更愿意讲讲《蝴蝶夫人》的故事……

男生甲迫不及待地：那是……

荀大路把食指放在唇边，发出轻轻的嘘声，对男生甲：请坐！（向众人）我要听的是感觉，你的感觉，只属于你一个人的独一无二的感觉，不是任何一本书上曾经告诉过你的故事！

男生乙：好像是一个悲剧！

男生丙（拿腔拿调地）：一个怨妇的哀歌！

学生们笑。汤一盘若有所思地看着荀大路。荀大路垂着眼皮，倚着讲台，姿势潇洒，似乎在等待一个满意的回答。

画外传来汤一盘的声音：能问个问题吗？

荀大路猛然抬头。

汤一盘站起，直视荀大路：你听出了什么？

荀大路睁大眼睛。台下的学生们极感兴趣地注视眼前的一幕。何小藕似乎对汤一盘的举动又佩服又担心。荀大路和汤一盘对视。

荀大路站直身体，面对汤一盘，一字一句地：我听见了你。

学生们哗然。汤一盘的脸刷地红了。

荀大路直视汤一盘：我听见了你对爱情的渴望和发自内心的倾诉！

汤一盘有些生气地：你！

荀大路善意地微笑：我说错了吗？

何小藕使劲儿把汤一盘拉着坐下。

荀大路：对不起，我不是想冒犯你，这位女同学！我这人是兴致所至，我……不会说话！请你原谅！（对汤一盘鞠躬）

全场大笑。汤一盘气不是恼不是地瞪荀大路一眼。

某学生对荀：能谈谈你的艺术追求吗？

荀大路猛然抓住自己的头发，一下把满头的头发都揪了下来，我们才发现那一头长发原来是个假头套，头套下面是一个露着青头皮的光头。众人哗然。

荀大路提着假发：这就是我的艺术追求！

何小藕：光头？！

荀大路：今儿有点凉，我就把发套当帽子戴。

何小藕脱口而出：不是得了圆形秃头症吧？

众人哄笑。汤一盘险些笑倒。

荀大路憨厚地朝汤一盘点头：割过的草长得更快，这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从来没有刻意追求过什么。

众人再次哄笑。

学生：能谈谈你的画么？

荀大路：我今天一幅画也没带。我来就是让你们看我的！看了我，你们准想去看我的画，看了我的画（略停顿），要是能像刚才听音乐那样感觉到点什么，就算我没白干！现在中国画界有些吃闲饭的人总是没事找事，喜欢把画家按照西方的流派分个三六九等，比如我的画吧，就常常被说成是先锋派呀，后现代派呀，后野兽派呀之类的……我想啊，要是有一天，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为了收藏我的画，非让我给自己找个流派的话，我就叫中国猿人派！

台下学生笑。汤一盘颇不以为然的表情，扭头对何小藕说着什么。

荀大路：说到西方，他们确实产生过大师，可那都是过去的事了。谁说大师不能出现在东方？谁说我们只有亦步亦趋地临摹了他们，才可能有那么个所谓的出头之日？

荀大路的声音虚化，只见他神采飞扬地讲着。汤一盘听得若有所思。小藕朝台上钟情地望着，却不是在看荀大路，而是荀大路身后的任和，而任和却在悄悄地凝视汤一盘。

荀大路：在座的大部分是艺术系的同学吧？咱不是有句俗话么？叫“撑死胆儿大的，饿死胆儿小的”！我告诉你们，（手指台下，几乎狂妄地）胆儿小了，你永远成不了大师！就像今天的演讲，如果你非要给它个题目的话，我看，就叫它荀大路情绪，或者荀大路印象！谢谢大家！（转身欲下台，掌声起）

画外传来汤一盘的声音：我有个问题！

汤一盘站起，直视荀大路。

荀大路猛回头，出乎意料地：请、请说！

汤一盘：照你刚才说的，我们对西方的艺术根本没必要继承和研究了，你要是大师，天生就是大师，可以这样理解么？

荀大路有些意外，但显然没把汤一盘放在眼里：当然，你得懂，得知道人家干了些什么，然后你得走你自己的路！

汤一盘语气中显露锋芒：那社会的承认呢？大师的标准是什么？谁来定？还是你说你是大师，你就是大师？

荀大路更加意外地，停顿片刻略微语塞地：我……说我是大师了么？

汤一盘淡然一笑：你没说。不过，我还从来没见过哪个画家在演讲的时候不给人看画的。要是我没时间去美术馆呢？那我就错过了参拜大师的机会了，是不是？（直视荀大路双眼）

荀大路毫无精神准备，一时无言以对。

任和从荀大路身后站起，尴尬地：汤一盘，你……

汤一盘对荀大路微笑着，往外走：再见了，大师！

荀大路狼狈地：啊，再见！

全场哄笑。荀大路下台。何小藕愣了一会儿，跳起，跟汤一盘出。

任和：荀老师，真对不起！

荀大路像是没听见他的话，伸长脖子望着汤一盘离去的背影，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

3、拥挤的电车上。

汤一盘、何小藕挤进车厢。

何小藕(跟在汤一盘身后往里挤): 要说那苟大路可真够狂的,一口一个大师大师的,不明摆着就说他自个儿呢吗?(两人终于挤到窗前)还是你行,给他两句,煞煞他的威风!

汤一盘刚要说什么,电车猛然刹车,一个农民样的大个子男人倒在她们身上。汤一盘和何小藕猛撞在一起。两人尖叫。

汤一盘(弯腰缩肩,捂着肩头): 哎哟! 磕死我了!

何小藕(捂着脑门): 妈呀,脑震荡了吧我是?

二人相视苦笑。车门开,上来更多的人。汤一盘回头,看到车厢内拥挤不堪,突然感觉异样,这才发现自己身边一点也不挤,猛回头,发现一只粗壮有力的胳膊正将挤过来的人流挡住。汤一盘惊讶地抬头,看见苟大路正用双臂护着她,他已满脸是汗,微笑地看着她。

汤一盘(立刻涨红了脸): 苟……啊,你……

苟大路(憨厚地): 这样好多了吧? 我要是有第三只手,还可以给你扇扇子。

汤一盘窘迫地瞥一眼小藕,小藕不满地瞟着苟大路。

汤一盘(尴尬地): 谢谢你,我……没事儿! 啊,不用了!

苟大路依然金刚似的撑着双臂,抵抗着人流的冲击。

汤一盘: 我们要下车了。

苟大路: 这站? 我也下! 来,你们跟着我! (高喊)劳驾劳驾,下车啊! (开路先锋般地分开众人,汤一盘、何小藕紧跟其后)

4、车站。

三人跳下车,喘着气,苟大路用手背擦汗。电车离去。

汤一盘: 谢谢你! 我……刚才我不是……

苟大路(自顾自地): 喂,你叫汤……什么来着?(窘笑)我老是记不住人名!

何小藕(没好气儿地): 她叫汤一盘!

苟大路一惊,像是才发现小藕的存在,敷衍地冲小藕笑笑。

苟大路:哦,汤一盘……

汤一盘:我……真对不起,你的画展是明天开始吗?

苟大路(眼睛一亮,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掏兜):你能来吗?!(掏出两张票,朝小藕看看)你们……一块儿来吧!

小藕白苟大路一眼,不理他。

汤一盘(接过票):谢谢,我一定去!

小藕在汤一盘身后垂着眼皮,一脸的不高兴。

5、一个居民楼群。外内景。黄昏。

夕阳的光辉打在楼上,一些玻璃窗反射出五彩的光,使灰色的楼群显出生气。

6、楼内。黄昏。

汤一盘跑上楼梯。

7、汤家。

门厅。窗口射进夕阳的光,室内静悄悄的。

汤一盘推门进入(习惯性地):妈!(目光突然盯住地面)

镜头摇向地面。我们看见满地狼藉,有茶杯的碎片和一些闪闪发光的金属碎片及黄色子弹壳等。镜头上摇,汤母慢慢回过身来。她面貌娟秀,戴一副白边眼镜,脸上看得出隐隐泪痕,手里捧着两颗跟地上一样的黄色子弹壳。

汤一盘(惊慌地上前):妈!怎么啦?!

汤母忧愁地看一眼汤一盘,胸中郁闷似地长出一口气,蹲下身捡地上的子弹壳。

汤一盘(也蹲下,帮着捡):呀!这不是爸的那辆坦克吗?怎么……摔成这样了?!

汤母(缓缓捡着,不看汤一盘):他自个儿摔的。

汤一盘：干吗？（心疼得手足无措）这不是用抗美援朝的子弹壳做的那辆吗？！

汤母：嗯。（停住手，呆望着满地闪光的碎片）

汤一盘（也停住手）：妈，出什么事了？

一缕夕照正打在汤母的脸上，我们看见她眼角边和唇边清晰的皱纹。

汤母（依然不看汤一盘）：你爸爸……在外边有人了。（又开始捡碎片）

汤一盘（毫无准备地）：有……什么人？

汤母：有女人了！（汤母手一抖，几个子弹壳哗啦啦掉在地上）

汤一盘惊呆了，难以置信地看着母亲。

汤母（盯着在地上旋转的子弹壳）：我们……准备离婚！

汤一盘：什么？离婚？你跟我爸要离婚？！

汤母站起，似乎突然感到头晕，摇晃一下，汤一盘捧着子弹壳，跳起来扶母亲。子弹壳哗啦啦落下，在地上蹦跳着。

汤母（在桌边坐下）：盘儿，去，把床头柜上的药瓶拿来。我……心里有点不舒服。

汤一盘应着，慌乱地奔进卧室。镜头跟随汤一盘进入卧室。陈设俭朴的卧室。窗台上一个镜框里是汤一盘父母年轻时的照片，汤父身穿志愿军军装，汤母是一副青年学生打扮。汤一盘的目光在照片上犹豫片刻。

汤一盘（一边心绪烦乱地奔到床边，一边提高声音）：妈，我爸去哪儿啦？

门厅。汤母（闭目靠在椅子上，虚弱地）：不知道。他……摔了东西就……就走了！

卧室。汤一盘（发狠地抓过床头柜上的药瓶）：我这就找他去！

门厅。汤一盘（把药瓶递给母亲）：妈！我给您拿水去！（转身进厨房）

汤母试图拧开药瓶的盖子，却怎么也打不开。

汤一盘端着水进入镜头，一边吹着水上的热气。

汤一盘(柔声地)：妈，吃吧！不烫了。我对了凉白开了。

汤母(虚弱地)：这瓶盖怎么拧不开呀！（再拧）

汤一盘拿过药瓶，拧开瓶盖。

汤一盘：吃几片？

汤母：一片。这个药啊，可不能多吃，吃多了会出人命的！

汤一盘在手心上倒出一粒药片，伸到汤母面前，汤母吃药。汤一盘注意地看手里的药瓶，像是在读瓶上的说明。

汤一盘(不安地)：妈，您没事吧？

汤母(摇头)：盘儿，妈妈真后悔啊……

汤一盘(似乎没听见母亲的话)：妈，爸承认他有女人了？

汤母：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真后悔当初……

汤一盘(依然自顾自地)：我要找他当面问问！我就不信，我爸，他会当着我的面承认他有外遇了？！

汤母(依然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当初，要不是组织介绍，我们不会认识的。那时候，我本来……(脸上显出一丝柔情，欲言又止)

汤一盘(抓起书包)：妈，我这就去把我爸找回来！我要让他当着咱俩的面把话说清楚！

汤母(猛醒，伸手拦住汤一盘)：别！盘儿！（把汤一盘拉到身边坐下，摇头）没有用啊！还有什么好说的？！话都说到了那个份儿上，还有什么好说的？！

汤一盘：那，我……(带哭腔地)我反正不能让你们离婚！我不能让他欺负你！

汤母(伤感地微笑)：盘儿，(慈爱地抚摸汤一盘的手)好孩子！这么多年来，我们两个……(欲言又止，摇头，平静地)既然他已经另有所爱，我也不想强求。离婚是我提出来的。(直视汤一盘)

汤一盘：妈！

汤母：盘儿，我知道你接受不了，(哽咽着)妈妈对不起你！

汤一盘(哭着扑入母亲怀中)：妈！

汤母(含泪抚摸汤一盘的头发): 千万别学我, 在婚姻大事上一定要有自己的主张, 要搞清楚你看上他的究竟是什么, 够不够你爱他一辈子的! (扶起汤一盘的头, 直视汤一盘眼睛) 嗯?

汤一盘(满脸是泪, 表情困惑地看着母亲): 啊?

8、大学艺术系某教室内。

一个年轻女教师(凌风)站在讲台上。她约莫二十二三岁, 身材高挑, 面容秀丽, 打扮得却并不入时。

凌风: 好吧, 就按大家刚才讨论的, 星期六的义务植树我们班分三组, 我跟任和、汤一盘各带一组, 每组八人, 自由结合。任和、汤一盘, 没问题吧?

镜头摇向任和。任和在座位上点头: 没问题。

汤一盘望着窗外发呆, 好像根本没听见凌风的话。

凌风: 汤一盘?

任和和同学们回头看汤一盘。汤一盘身边的何小藕碰碰汤一盘。

汤一盘猛醒: 啊? 什么?

凌风: 想什么呢?

汤一盘: 我想……想我爸……

学生们哄笑。凌风神情一震。

9、阶梯教室内。近黄昏。

一个风度翩翩的中年教授(汤父)在上课。

汤父: 所以我跟你们说, 不要怕跟别人不一样, 不管他是大师还是前辈, 艺术怕的就是雷同。

镜头摇向学生: 我们看见汤一盘坐在角落里, 心事重重地看着父亲。

汤父(继续): 你可能不是最好的, 甚至不算是好的, 或者简直一钱不值, 但是, 那是你的东西, 你的独创! 可是你猜怎么着? 独创偏